



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The World Literature-seller Master-piece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 死 魂 灵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第三辑) / 歌德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0  
ISBN 7-5387-1486-3

I. 世… II. 歌… III. 长篇小说-德国-近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176 号

## 《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

### 死魂灵

---

作 者: [俄] 果戈理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字 数: 279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

书 号: ISBN 7-5387-1486-3/I·1401  
定 价: 1280 元 (全 13 册)

## 第一卷

### 第 1 章

暮色刚刚降临，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很快驶进了省会 N 市的一家旅馆中。这辆马车车身很小，却装有弹簧底盘。因此，坐这种车的通常是体面的单身汉：退役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啦，等等，简而言之，全是些被称为中等绅士的人。漂亮的马车里坐着一位先生，虽不是美男子，倒也不算难看；胖瘦适中，不能说他老，可也不能说他太年轻。他的到来在城里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也没有引起任何异常变化，只有两个俄国乡巴佬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议论了几句，他们议论的与其说是车里的乘客，还不如说是那辆马车。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伙计，瞧那辆车的轱辘！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轱辘能经得住吗？”另一位伙计答道：“能拉到。”“要是上喀山呢，我看，也能拉到的吧？”“上喀山可拉不到。”另一位答道。当马车驶近客店的时候，迎面遇到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下身穿着一条又细又短的白条纹布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昔日模仿时尚式样的燕尾服，燕尾服里露出一件罩胸，用图拉产的一只青铜小手枪式样的别针

别在衬衫上。年轻人转身瞅了瞅马车，用手捂着险些被风吹掉的帽子，径直走过去了。

马车一进院，便受到一位伙计的热情迎接——这种伙计在俄国客店里也叫店小二，手脚麻利，殷勤好客，会围着你团团转，弄得你眼花缭乱，连他的长相都看不清。那伙计机灵地跑了出来，胳膊上搭着一块大餐巾，细长的身材，穿着一件细长的线呢外套，衣服后身高得几乎要顶到后脑勺上去了。他摆弄着头发，急忙领着这位先生上楼。他们穿过木走廊去看需要住宿的房间。这房间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因为这种客店也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过往客商只须花上两个卢布就可以住进一个房间，呆上一天一宿。房间里有像黑枣干一样的蟑螂从房屋的各个角落探头探脑地偷偷窥视着，还有一扇门可通往隔壁的屋子，用一口五斗橱挡着，隔壁房间里时常住着一位旅客，他有些沉默寡言，但举止文雅，充满好奇心，极想弄清隔壁屋子新来客的各种情况。客店的外观同它的内景非常般配：一栋很长的楼房，共有两层，底层的墙没有刷粉，暗红色的砖裸露在外边，本来就有些脏，再加上风吹雨淋，色调变得更暗了；上层则是千篇一律的黄色；楼下开着一些小店铺，出售马鞭、绳子和小面包圈儿。在边儿上的一个小铺里，实际上是一个窗口，出售热蜜水，窗口放着一个红铜茶炊，售热蜜水的人的脸也跟那茶炊一样，是红铜色，从远处看去还会以为窗口放着两只茶炊呢。要不是另一只茶炊上留有一把陈黑的胡子的话。

这位前来投宿的先生仔细打量自己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拿进来了：先是一只白皮箱，这皮箱已经有些磨损，显然它已不是第一次被带着上路了。皮箱是车夫谢利凡和亲随彼得鲁什卡抬进来的。谢利凡，矮矮的个子，身穿一件光板皮袄，彼得鲁什卡五十来岁，穿一件宽阔肥大的外套，看来是老爷穿过给他的。他

看上去有些凶悍，大鼻子，大嘴巴。之后，拿进来的是一只用美纹桦木精工镶嵌的小红木箱子，一副靴楦子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东西全拿进来以后，车夫谢利凡便到马厩侍弄马儿去了，亲随彼得鲁什卡则在黑洞般的狭窄的过道里安顿起自己的住处来。他已经把自己的大衣拿进来了，同时也把他身上的特殊气味带进来了，随后拿进来的那个装着仆人日常用品的各种衣物的袋子也带着这种气味。在这个漆黑的房间里，他把一张三条腿的窄床靠墙安顿好，把一个不大的像垫子似的东西铺到床上，这东西又硬又薄，像一块死面油饼，上面的油腻几乎都要赶上他从店主人那里讨来的那张油饼了。

奴仆们正在安顿和忙活的时候，主人来到了大厅。这种密店的大厅是什么样——每个经常外出的人都应该知道：墙是用油漆刷过的，高处被烟熏得乌黑，低处被各种过往客商的青背蹭得透亮（不过来用背背蹭墙的更多还是当地的商人，因为当地商人在集市交易的日子里经常三五成群地到这里来喝上两壶茶）；那天花板也熏得乌黑，垂挂着许许多多玻璃坠儿的枝形烛架，也被烟熏得乌黑，当伙计麻利地晃动着茶盘（那么多的茶碗摆放在茶盘上，简直像海边上落的海鸟似的）走在破损不堪的地板胶布上的时候，这些玻璃坠儿仿佛一个个活物一样跳动着，发出清脆的响声；墙上也跟别处一样挂满了油画，所不同的只是一张画上画的仙女，那乳房之大，恣夸大必定是读者从来不曾见过的。不过，这种畸形夸张手法在各种历史画上也时常可以看到，这种历史画不知何人何年何月由何处带到俄国来的；有的是一些爱好艺术的高官显贵听信他们的马车夫的建议而专门从意大利买来的。这位新来的先生摘下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一条五颜六色的毛围巾——这种围巾，应是巴蒂着围的，都是自己太太的精心杰作，并且便溺前还要娓娓动听地传授一番围法；然而单身汉围的，我就

不知道是谁给织的了，那只有上帝知道，我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的。他把围巾解下来后便吩咐侍者上午饭。他看到了通常客店里准备的各种菜肴，如青菜汤以及特意为旅客留了几个星期的酥皮小煎包，豆腐脑烩豌豆，油煎小灌肠配焖白菜，烤肥母鸡，酸黄瓜和随叫随有的常备的酥甜点心。在给他上完这些热菜又上冷盘的时候，他就让店小二来回答他各种无聊的问题——这家客店的东家过去是那一位，现在又是那一位，客店赚钱多少，当问到掌柜的是不是一个大坏蛋时，伙计照例回答说：“噢，先生，他可真是个大骗子啊。”如同在早已文明起来的欧洲一样，在已经文明的俄国现在也有很多身份高贵的人在客店里吃饭非同伙计闲聊一阵不可，有时甚至还会拿他开开心。不过这位先生问的可并非全是无聊的问题：他极其认真地打听了此地的省长是谁，公署处长是谁，检察长是谁——一句话，重要的官员一个也没有漏掉。他问得最为详尽乃至极其关切的是这个地区每个地位显赫的地主情况：有多少农奴，住处离市区的距离多远，脾气怎么样，隔多久进一趟城，都一一问到了。随后他又仔细地打听了本地区的情况：省里是否流行过什么瘟疫——流行性热病，致人死命的疟疾，天花等等；这一切问题问得极其仔细认真，可见他决不是单纯地好奇。这位先生的举止十分有派头，擤鼻子的声音特别响特别刺耳。搞不清他是怎么弄的，不过他的鼻子确实像喇叭一样的动静。这个看来不值一提的长处却赢得了客店伙计的羡慕尊敬，因此那伙计每次听到这种声响都要甩一下头发，毕恭毕敬地挺一挺身子，低下头，问一句：“有什么吩咐吗？”吃完饭以后，先生享用了一杯咖啡，便坐到沙发上，往背后塞了一个靠垫（俄国客店里的靠垫，里面装的不是有弹性的羊毛，而是一种极像砖头瓦块之类的什么东西）。之后，他就打起哈欠来，吩咐伙计带他回房去，回到房间倒头便睡，一睡就是两个小时。一觉醒来，

应客店伙计的请求，他在一个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向有关方面即警察局呈报。伙计拿着纸条一边下楼梯，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读着：“六品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奇奇科夫，出身地主，私事旅行。”在伙计吃力地读纸条的时候，这位先生已经动身到街上浏览市容去了。他对这个城市印象还不错，因为他看到这城市丝毫不亚于其它省会：石造房屋上刷的深黄色，格外鲜艳，木造房子上刷的灰色则淡雅朴素。这里的房屋，都有一个阁楼，省里的建筑师们认为这种阁楼是很漂亮的。有些地方的房屋好像要消失在旷野一般的犬街和无边无际的木板院墙中间，另一些地方的房屋则鳞次栉比，挤成一堆，这里就显得热闹非凡。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招牌，但因被雨水冲刷早已字迹模糊不清了，上面隐约可以看出画着面包卷儿和大皮靴，一个招牌上竟是条蓝裤子广告，并写着“华沙裁缝店”；另一个招牌上是一些便帽和制帽的广告，写着“洋商瓦西里·费奥多罗夫”；还有一个招牌上则描述着两个人在玩台球，身上穿着我国一些人在剧院最后一幕戏结束时登台去会见演员穿的那种大礼服，手里拿着台球杆在瞄准，手臂微微翘起，两腿弯曲，似乎刚刚完成了一个两脚悬空相踢的舞蹈动作，在这幅画下边写着：“游艺场在此”。而一些地方干脆就在街头摆上桌子，出售榛子、肥皂和类似肥皂块的蜜糖糕饼。一个小饭馆招牌上画着一条大肥鱼，肥鱼上面插着一把叉子。最常见的还是颜色发乌的双头鹰国徽，如今已被简略的“酒馆”二字取代了。马路基本上已经年久失修。他还到市立花园去走了两趟。花园里只有几棵半死不活的小树，下边都用三角架支着，三角架用绿色油漆刷得很漂亮。这些小树尽管长得还没有芦苇高，然而报上报道本市节日盛况时却说：“我市由于得到市政当局关怀，有美丽的花园一座，园内树木参天，浓荫如盖，夏日消暑，清爽宜人”；并且接着说：“市民感激市长大人之



恩泽，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观此情景真是令人感动”。他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教堂、衙门、省长官邸等处的近路，然后动身去游览流经市中心广场那条远近闻名的河，路上顺手把钉在木柱上的一张海报撕了下来，准备带回去好好读读。他聚精会神地端详了一会儿走在木板人行道上的一位长相相当标致的太太。太太身后跟着一面目清秀的家童，身穿制服，手里提着一个包裹；接着，又环视了一下周围，好像要记住这里的景物似的，然后就径直返回客店，客店伙计见他有些疲惫，轻轻地搀扶着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喝完茶，他坐到桌旁，吩咐伙计给他拿来蜡烛，然后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海报，微微眯缝着右眼，开始阅读起来。吸引人的东西并不多：正在上演科策布先生的戏，波普廖文先生饰罗乐，贾布洛娃女士饰科拉，其他角色就更不值一提了，然而他却把演员名单一口气读完，甚至还读了池座的票价，看到了海报是省公署印刷厂印的，然后又把海报翻过来看。他似乎想探寻一下背面是否可有什么名堂，不过他在背面什么也没有找到，揉揉有些发涩的眼睛，把海报仔细叠起来，放进小红木箱里。这是他的爱好，见到什么就要往那小箱子里放。最后这一天要以一盘凉牛肉、一瓶冒汽的克瓦斯和疆域辽阔的俄国有些地方所说的打呼噜来结束了。

第二天的时间他全都是用来拜访用：他去参谒了省长。省长原来同奇奇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据说他已经被呈请沙皇授与金字勋章；不过，他是一个大好人，有时候甚至还要亲手绣一绣透花纱。接下来他又去拜会了副省长，接着是检察长，公证处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江厂总监……遗憾的是要记住当今世界上所有强者的名字确实太困难，然而，说一句来客进行了非比寻常的访问活动也就足够了。他甚至还去向医务督察和市区规划师表示了敬意。后来他又静静地坐在马车

里思索着还应当去造访谁，不过也没有什么官员没拜访了。他跟这些掌权人物谈话的时候，都会很巧妙地奉承每一个人。他向省长有意无意地提到，进入他所管辖的省份就像进入了天堂一般，所有的道路平整得象铺上了天鹅绒，看上去舒心又愉快。政府能够挑选如此贤明的官员理应受到大力颂扬。他对警察局长说了一些有关岗警的阿谀之词。在同副省长和公证处长谈话时，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五品官，他却故意错称了两次“大人”，取得了他们俩的欢心。其结果是，省长邀请他于当天光临家庭晚会，其他官员有请他吃午饭的，有请他玩波斯顿牌的，还有请他到家里喝茶的。

关于自己，来客则极少谈及；即便谈，那也是一般客套，显得非常谦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话多少有些拽文，说他乃当今世界上一条无足轻重之蛆虫，颇不值得诸公如此垂青，说他生平命运多舛，由于廉洁奉公而屡遭攻讦，树敌甚多，有人竟欲置他于死地；而今他期望安闲度日，周游各地以求一安身立命之所，说他来到此地，认为向当地官员表示敬意乃自己不容推卸的义务。这就是本市的人从这位来客嘴里听到的有关自己经历的多少有些不如意的概括。来客马上就要到省长的家庭晚会上去露面了。为了准备赴约，他足足花费了两个多小时。在修饰打扮上那么仔细认真，即使走遍天下也见不着这样的人。午饭后他睡了一小觉，便吩咐端水来洗脸。他用舌头在嘴里顶着腮帮子，用香皂擦洗了好久，然后从店伙计肩上把手巾拿过来，先对着伙计的脸足足喷了两三口气，就从耳根开始向四面八方擦，把自己的胖脸擦了个干净。对着镜子戴好罩胸，拔掉了鼻孔里伸出来的两根鼻毛，穿上了绛红色带小花点的燕尾服。这样郑重穿戴完毕之后，他便坐上自用马车，颠簸在无限宽阔的大街上。从窗户里射出来的微弱灯光若隐若现地照在他的马车上。省长的官邸却灯火通

明，颇有举办大型舞会的气派，门前停着一些挂着车灯的马车，门口站着两个宪兵，远处又传来取手吆喝牲口的声音——总而言之，真是无奇不有。走进大厅以后，奇奇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缝一小会儿，因为蜡烛、灯火以及映着仕女们服装的饰品太耀眼了。一切都显得闪闪发光。黑色的燕尾服摆动着，一会儿散开，一会儿又聚拢来，就像炎热的七月盛夏老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把晶莹洁白的大块精糖砸成片片闪亮的碎块时引起群群苍蝇围攻一样：孩子们围在旁边好奇地看着管家婆挥动锤子的干瘦的手臂，而苍蝇们则组成飞行轻骑队，驾着轻风，趁着管家婆老眼昏花和阳光刺眼的机会，稀稀拉拉或是成群给伙地麇集到香甜可口的糖块上，食物丰盛的夏天本来到处都摆满了佳肴美味，苍蝇们早已吃得脑满肠肥，而到这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吃，只是想来露露面，在糖块上随便走动走动，或用前腿，或后腿相互蹭蹭，或者用爪子挠挠自己翅子下面，或者伸出两只前爪在自己的头上抓一抓，然后转个身飞走，再同新的恼人的轻骑队一起飞回来。

不等奇奇科夫把周围情况看清楚，省长就拽住他的手臂，把他介绍给了省长夫人。来客当然不会失礼：他说了一句非常合乎一个官衔不太大可也不太小的中年男人身份的恭维话。当人们双双起舞，把不跳舞的人挤到墙边的时候，他背着手非常专注地注视着跳舞的人。女客们虽然有许多人衣着讲究入时，但也有些人穿的是省城里能弄到的服装。男人们在这里也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瘦子，他们总是围着女客们闲转；其中有些人很难同彼得堡的绅士们区分开，不是留着一部梳法极其考究的连鬓短须，就是有着一张刮得十分光滑、招人喜欢的脸蛋儿，他们落落大方地坐到太太们的身旁，满口法国话，那么逗太太们开心，完全像在彼得堡一样。男人中的第二类是胖子，还有像奇奇科夫这样的：不胖也不瘦。这类男人同第一类不同，他们

只用眼瞟着太太们，躲开她们，左顾右盼地只关心着省长官邸的仆人是否在什么地方摆上了打惠斯特牌用的铺绿毡的牌桌。他们的脸又胖又圆，有的脸上甚至长着几个疣子，有的还有几点麻子，他们的头发既不留成蓬起的鸡冠式，也不烫成卷发，也不理成法国人说的“听天由命”式——他们的头发不是剪得短短的，就是捩得光光的。他们的脸型多半是滚圆胖大的。这些都是本市的达官贵人。是啊！胖子比瘦子要善于处世为人。瘦子只不过在官府当个小差，成天东游西逛听人支使；他们的存在好象过于轻微、完全靠不住。胖子们却从来不在偏座上，坐的总是正座，一坐下来，就坐稳牢靠，即使座位被坐塌压碎，他还是稳坐不动。他们不喜欢摆阔；他们身上的礼服剪裁的不像瘦子身上的那么讲究，可是他们的钱匣里却装满了上帝的恩赐。瘦子用不上三年就会把农奴典押得精光；胖子则不声不响悄然行动，他在市区的一头用很大的名义购置了一所房子，接着在市区的另一头又用其他的办法新添了一栋小楼，随后在市郊又添了一座小别墅，然后连同农田买进了一座大村庄。最后，胖子为上帝和皇上克己奉公，赢得了众人的崇敬之后，便告老还乡，去作地主，当体面的俄国式缙绅老爷，慷慨好客地过起日子来，并且过得极好。在他身后便会出现一些消瘦的继承人；这些瘦子呢，就会按着俄国人的惯例，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父亲的家产挥霍一空。不用多说，奇奇科夫在注视这个社交场面的时候，心里差不多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他便加入了胖子的一伙。他在这堆人里见到的差不多全是一些熟悉的面孔：长着两道乌黑浓眉的警察官，时而眨着左眼，好像在说：跟我来，老弟，到另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事实上他却老成持重，沉默寡言；邮政局长，身材矮小，谈吐诙谐，爱发哲理性的议论；公证处长，为人处事精明，待人和气。这些人都像老相识似地跟他打招呼，奇奇科夫则报之以微微

侧身的鞠躬，虽然侧身，却使人充满愉快之感。他就这样认识了待人随和、彬彬有礼的马尼洛夫地主，还有看来有些笨手笨脚的索巴克维奇——这人初次见面就踩了他一脚，说了声：“请原谅。”大家马上把纸牌递给他，他也同样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把牌接过来。他们围着铺绿毡的牌桌坐下，一直坐到吃夜宵的时间。这里的人仿佛全神贯注地从事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所有闲谈都停止。邮政局长平日是一个很爱高谈阔论的人，纸牌一到手，脸上马上摆出一副沉思的表情来，下嘴唇裹起了上嘴唇，在打牌的全过程中一直没有松开过。出大牌的时候，他总是使劲地敲着桌子，说一句什么——假如出的是皇后，他就说：“去吧，神父的老婆娘！”假如出的是国王，他就说：“去吧，坦波夫的乡下佬！”公证处长出牌的时候则说：“我揪这老汉的胡子！我揪这婆娘的胡子！”牌打出时，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语音：“喂！听天由命了，没有别的出，红方块出马吧！”或者听到几声简单的喊叫：“红桃儿！虫蛀的红桃儿！黑桃儿！”或者“小黑桃儿！发黑的小桃儿，黑家伙！”或干脆地喊一声：“黑东西！”——这些是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给各式花色的牌起的一些浑名。打完牌以后，他们照例开始斗嘴，嗓门极高。我们的来客也参加了斗嘴，可是他斗得非常巧妙，使大家都看到他的嘴一直没闲着，却又感到他的话听起来并不刺耳。他从来不说“您出错了牌”，而是说“蒙您错出了牌”，“我有幸收了您的两点”等等。为了更多地争取对方赞同，他总是先把镶着美丽花纹的银鼻烟盒递过去，人们可以看到鼻烟盒的底上放着两朵紫罗兰，那是为了增添香味的。马尼洛夫和索巴克维奇的到来引起了来客的特殊关注。他立刻把公证处长和邮政局长叫到一旁，直截了当地打听起这两个地主的情况来。他向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说明，他不单是好奇，而且是有着远大考虑的，他首先问清了这两个地主各有多少农奴，庄园的境

况如何，还问到这两个地主的尊姓大名。他几乎不费什么功夫就把这两个地主弄得心花怒放了。地主马尼洛夫，年纪还不老，两眼甜得像蜜糖一样，笑的时候总要眯缝起眼睛。他已经对奇奇科夫喜欢得无法形容。他久久地握着奇奇科夫的手，诚恳地邀请他赏光到他的农庄作客，说他的农庄离城关只有十五俄里远。对此，奇奇科夫彬彬有礼地微微颌首，热诚地握着他的手答道，他不仅非常乐于从命，而且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应尽的义务。索巴克维奇也两腿靠拢，简单地插了一句“也请光临敝舍”。他脚上穿着的那么大一双皮靴，很难找到如此大的脚能穿上，尤其是如今大力士在俄国也开始绝种的时候。

奇奇科夫第二天又到警察局长家应邀赴宴去了。从饭后三点钟坐下打牌，一直打到下半夜两点。在那里他又结识了地主诺兹德廖夫，一个30来岁非常活泼的人，寒暄过三四句话以后，便开始对他以“你”相称。同时对警察局长和检察长，诺兹德廖夫也以“你”相称起来，而且跟他们十分亲热，可是，坐下玩大赌注时，警察局长和检察长却十分留意观察他吃掉的牌，并且几乎注视着他打出的每一张牌。次日，奇奇科夫还应邀参加了公证处长的家庭晚会，处长穿着带有油垢的便袍接待宾客，虽然客人中有两位什么人的太太。后来，他又参加了副省长家的晚会，以及包税人举行的大型宴会，出席了检察长举行的小宴会——宴会虽小，耗资却巨大，出席了商会会长在做完日祷之后举行的一次便酌——虽说是便酌，也抵得上一次宴会了。总之，他在客店里连一个小时也没有闲待过，他回来只是为了睡上一觉。这位来客很善于逢迎，处处显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社交老手。不管谈论什么问题，他都能奉陪：谈起养马场，他滔滔不绝；说到好狗，他还可以发表一些颇为中肯的看法；谈论税务局追查的案件，他也能表明自己对司法界内幕并非无知；闲聊台球——他也是内行；他

对慈善事业也能发表一通很好的见解，甚至眼里还噙着泪花；提到造酒——他在这方面也很在行；——他评论海关稽查和官吏得似乎自己曾经就在海关当过稽查和官吏。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举止稳重，谈吐文雅，说话的声音既不大也不小，恰到好处。无论从什么方面上讲，他都是一个十分体面的人。官员们对这位新客的光临都感到十分高兴。省长认为他是一个忠君爱国之士，检察长认为他是个实干家，宪兵上校认为他满腹经纶，佩服得五体投地，公证处长认为他是个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警察局长认为他是知识渊博、和蔼可亲的人，警察局长太太认为他是个和蔼可亲、极其随和的人。甚至平日几乎从不夸奖人的索巴克维奇，那天很晚从市内回到家里脱了衣服，躺在瘦小的太太身边以后，也对太太说：“亲爱的，我今天参加了省长公馆的晚会，还在警察局长家里吃了一顿饭，认识了六品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奇奇科夫，他真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他的太太只简单地“哼”了一声答复了，并蹬了他一脚。

这位新客赢得了全市上下对他的好感，甚至于他的怪癖和他所从事的工作（外省人称之为怪事）他被津津乐道，这些几乎使全市陷入困惑不解的境地。而关于他所从事的工作，读者在下文中便可知晓。

## 第 2 章

这位外来的先生每天都出去参加晚会和宴会，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多星期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现在他终于决定把访问活动转移到郊区，去拜会马尼洛夫和索巴克维奇这两位地主，这是他早已答应的。或许促使他这样做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

件使他更关切的事情……不过我们不能告诉你，读者只有往下读，到时才会明白的，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把我们呈献的这部小说读完——这部小说很长，越往后情节就越扩展，直到终篇。还是说车夫谢利凡得到吩咐一早就把那辆轻便马车套好了；彼得鲁什卡受命留守照看房间和皮箱。介绍一下我们主人公的这两位奴仆，对读者并不是多余的，尽管他们不是什么显要的人物，尽管这部小说的主线和情节并不建立在他们身上，但有时会涉及他们，作者不管干什么都喜欢滴水不漏，虽然他是一个俄国人，可在这方面他却愿意像德国人那样周到细致。而且，介绍一下也用不了许多时间和篇幅，因为大家早已知道了彼得鲁什卡身穿老爷穿旧了给他的一件略嫌肥大的褐色外套，同许多这样身份的人一样，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两片厚嘴唇，因此也就不再需要补充更多的东西了。他的癖好，与其说是爱谈天，不如说好沉默；他甚至还有一种求知即读书的高雅兴趣，而且对书的内容从不挑剔；描写英雄艳遇的小说传奇也好，普通的识字课本或祈祷书也好，不管读什么，他都同样专心致志，就是塞给他一本枯燥无味的化学书，他也决不放过。使他高兴的不在于他读的是什么，而是阅读这个动作本身，更确切些，是阅读的过程：那些字母总能组成的一个什么词——而这个词有时候鬼才知道竟还代表一个什么意思，瞧，多有趣。这种阅读多半是躺在床上完成的，身下的那条褥子也因此被压得又硬又薄，像一张死面油饼了。除了酷爱读书之外，他还有两个老毛病，这两个老毛病恰恰成了他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他喜欢穿着那件外套倒下便睡；其二他身上总散发着一股颇像卧室里常有的那种特殊气味，所以只要他在哪里一住下来——即便是一间没有人住过的新房子——他把大衣和行囊一搬进去，那间屋子就会像已经有人住了十几年似的。奇奇科夫是一个洁癖颇重的人，有时甚至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清晨他



用那灵敏的鼻子吸了一口气，便会紧皱眉头，摇着头说：“你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大概爱出汗吧。出去洗洗澡也好嘛。”对此，彼得鲁什卡一言不发，立刻找一件什么事情去做，或是拿着刷子去刷挂在衣架上的老爷穿的燕尾服，或是动手归置一下什么东西。他默不作声，可心里在想什么，别人是不可知道的——但是他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你也真行，一件事重复四十遍也不嫌烦……”；一个仆人在受到主人训导时心中叨念的话语，只有上帝才清楚。至于彼得鲁什卡，第一次就讲这些了。车夫谢利凡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不过，为了介绍一些下等人而浪费读者这么多时间，作者深感内疚，因为他凭经验知道读者是极其不愿意结识下等人的。俄国人就是这样：官阶哪怕比他只高一级，他也会乐滋滋地去巴结；跟伯爵或公爵的一面之识，在他认为比同普通人的莫逆之交更为可贵。作者甚至替自己的主人公担忧，因为他不过是个六品官。七品官也许还愿意同他结识，可是那些已经捞到将军头衔的人，或许只会投以轻蔑的一瞥——人们对脚下匍匐的一切总是高傲地投以这样的一瞥，他们会连理都不肯理他；这就更糟，那作者就要感觉到无地自容了。但是，虽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可是还是要回头来谈自己的主人公。奇奇科夫头一天晚上诸事已吩咐完毕，翌日清晨醒来洗了个澡，从脚到头用湿海绵擦了一遍（只有星期日才这样做，这天正好是星期日），脸腮刮得光滑洁白，简直跟发亮的缎子绸面一样，然后穿上绛红色带小花点的燕尾服，再披上熊皮里子大衣，由客店伙计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又从那边搀扶着下了楼梯，登上马车。马车隆隆地驶出客店大门，来到大街上。一个过路的神父摘下了帽子，几个穿着脏衬衣的孩子伸出手来说：“老爷，可怜可怜孤儿吧！”车夫认出其中一个孩子平日经常扒车，便回手抽了他一鞭子，马车便又在石铺马路上颠簸起来。当涂着红白条纹的拦路杆遥遥在望的